

我一睁眼发现师尊睡在我怀里。

这已经他是第十次走错门了。

我惊恐万分，剥掉他揽在我腰间的手，连滚带爬地跳下床。

他人在床上被惊扰，迷迷糊糊睁开眼，冲我看了一眼。

「屏临……」他又十分难受地合上眼。

我坐在床上，冷漠地看着床上的梦游师尊。

—

我叫翠年，四百多岁，五十年前得道成仙，一个月前来封阳宫打杂。

人分三六九等，神仙也一样，远古众神叫上神，人类成神叫仙人，妖怪成神……

对不起，没名字。

没成仙之前我是个翠鸟精，位列仙班之后在封阳宫打杂，当个打杂的我也知足，毕竟未成妖时怕被人抓去烤了吃，修炼的时候怕被天雷劈，好不容易等到成仙后想要图个安稳……又碰见这么个梦游的师尊。

师尊他似乎总是记不住自己住在哪里，像是鲑鱼洄游，每次梦游总是凭直觉睡到我的床上。

那天师尊梦游且喝多，晃了几次都没醒，我只好找人把师尊抬回去。当我拎着扫把去封阳宫洒扫时，差点没接上小霓的班。

小霓见我大清早风风火火，眼睛一眯笑嘻嘻，拎着扫把问我：「师尊又睡你屋了？」

我木着脸问，「要不我跟师尊说，让他跟我换屋子吧，我睡封阳宫大床，他睡鸽子笼的小炕。」

小霓拍拍我的肩膀以示安慰，「做梦吧，梦里啥都有。」

我叹了口气，「师尊这个梦游症是治不好了吗？」

「治得好还能梦游四百年？」小霓摊摊手，「老毛病了，四海八荒找了厉害的医仙看了个遍，灵药仙丹没少吃，吃了一百年还是那个样子，今天在井边儿，明天在树上，最近也很奇怪，梦游的终点固定在你屋子里……空泊应该乐坏了，再也不用熬夜看师尊了，只要天天去你屋子里领人就行了。」

小霓口中的空泊是师尊身边的仙侍，之前一直听说他睡眠不足，黑眼圈掉到脚背上，近来这样的传言似乎也变得少了。

可睡不着觉的换成我了。

我不能任由师尊这么下去，于是我几天前去托小霓帮我弄了个门禁结界。

「什么时候能做好啊？」我问小霓。

「今天差不多，班叔出活儿挺快的，傍晚我给你送过去。」

娃娃鱼仙异常靠谱。

小霓果然傍晚时分带着结界来我门前，帮我张罗了一顿，总算安好了。

她觉得我们应该试试结界好不好用，于是让我站在屋里，她假装是个陌生人，硬闯了一回。

脚尖都没跨进门槛，就被电了个抽搐，差点没把我吓死。

我坐在门槛上晃了好久才将人晃醒，小霓颤巍巍地睁开眼，冲我比了个手势。

「这结界差不多能电死仙尊了，你要不要考虑撤掉？」

我拒绝。

见我坚持，小霓也没再劝，缓过来后与我挥手告别。

送走小霓后，我看着门口的结界，觉得呼吸都轻松了。

我终于能睡个好觉了。

当天晚上，我换了一个松软的枕头，床头点了支重金购入的安魂香，作为重新获得平静睡眠的庆祝。

夜里我睡得很舒坦，小霓白天的试验让我对结界质量很有信心。

以至于我完全没有想到，第二天仙尊会再次出现在我的床上。

我买结界的钱花得实在冤枉。

师尊梦游的事整个封阳宫都知道，之前我都没有叫醒他，现在为了我平静的生活，还有我买结界付出的金钱，最终我决定叫他起来，让师尊知道乱闯少女闺阁的严重后果。

师尊还在酣睡，而我早已起身，看见桌上那壶隔夜茶，心中有了计较，我光脚下床，拿着水壶拨开盖子，朝着师尊的醉玉明颜兜头泼下去。

师尊梦中惊坐起，目光之中懵然残存。

看见我的时候师尊也很迷惑，可能是张张嘴想问些什么，被我一句话堵了回去。

「师尊可看清了，这是何处？」我先入为主，想占个上风。

师尊四处看了看，暗自念叨了一句「不对」。

「我不该在此啊……」

「可是师尊已经梦游睡在小仙这里十次了。」我看他差不多也回过味儿了，开始和他讲道理，「师尊你一旦睡下都不醒的，每次都是我找空泊让人把你抬回去的……师尊行行好，梦游换个地方吧，下次不要来了，小仙一个翠鸟精成仙，毁我清白暂且不说，小仙也睡得沉，每天一睁开眼睛发现师尊在我床上，简直要吓没半条命……」

师尊默默地听，脸色越发不对，直到我说完，他伸手搓了把脸，额角上的冷汗被晨光晃得闪闪发光。

过了一会儿，他问我，「我不记得我……」

我说得轻描淡写，「不信的话师尊可以去问空泊啊。」

师尊终于遭不住了，为人师表，终年清冷孤高的光辉形象被一个打杂的陌生人揭穿，三万五千岁的
心脏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，羞耻心化作脸上燃烧的温度，白色的脸皮烧得绯红，翻身下床冲出门，
头也不回，身影很快消失在我的视野之外。

后来去封阳宫当差，我把事情和小霓说了一遍，我有些后怕，所以想找小霓讨个定心丸。

小霓听完半天没说话，深思熟虑了一番告诉我：「仙尊闯你屋里十回你才浇他一壶水，够意思
了……」

我忐忑：「他要是想起来报复我怎么办？」

「三万五千岁老人家，高岭之上水仙花，不会跟你一般见识。」小霓拎着抹布摆摆手，「毕竟是他
理亏在先。」

我听完十分受用，摇摆的心安稳地落回肚子里，等我余光扫到远远过来的空泊时，心又提到了嗓子
眼。

空泊目的很明确，看见我就朝我走过来。

我默默扫了小霓一眼。

谁说仙尊不记仇的。

空泊似乎来得很急，向来一丝不乱的发顶落下一缕碎头发，因为挡眼睛，又被他急躁躁地一把撸到
脑后。

「翠年，师尊怎么了？」

空泊问我，我也不知该不该说泼水的事儿，只好反问回去，「仙尊怎么了？」

「回来的时候一脸的水啊，我寻思梦游就梦游吧，也没见过今天反应这么激烈的。」空泊抓抓耳
朵，实在是想不通，「回来就把自己关屋子里，还让我去搞个铁链和锁头，晚上睡觉的时候把他关
起来……」

师尊大约是受了刺激。

但是我认为这样并不靠谱。

空泊问我为什么。

我答：「我前天斥巨资买了个门禁结界，都没拦住师尊，你用一把锁和一条铁链，肯定不现实。」

「那怎么办？」空泊没有头绪，「再这么下去师尊可能要自闭，」

「为什么师尊的会固定梦游到我这里，要是找到原因，可能就好办了吧。」

二

我一句话点亮了空泊的智慧，空泊邀请我加入寻找师尊梦游之谜，我连连摇头。

明日封阳宫还有好多事要做，哪有时间陪空泊跑腿。

可是在空泊眼里师尊更重要，他再三保证找人来替我的班，拉着我的袖子走了。

师尊要的东西还是要买的，我把空泊介绍给了班叔，班叔听完笑逐颜开，美滋滋地将他最贵的锁链
和锁头拿出来，献宝似的捧给空泊。

没有别的目的，我只想坑一次空泊，解我门禁结界的心头之恨。

我没有告诉空泊我泼过师尊隔夜茶，所以空泊左手拿着东西，右手拉着我，就要往师尊所在之处
走。

去了绝对是异常尴尬的会面，于是我拉住了空泊的袖子。

空泊却以为我是过度紧张，并没松手，只是安慰我：「师尊只是看上去清冷孤傲，毕竟教过天界许
多大人物，没有点气势就不稳重了，其实私下里挺温和的。」

空泊无比热情，我又不好说实话，最后还是被他拉到了师尊面前。

庭中空旷，一方长案上是法经书卷，三只脚的兽首香炉，口中檀香氤氲，清冷师尊一身白衣端坐案前，起先并未看过来，等我们离得近了，才缓缓抬眼。

这一抬眼，就定在了我身上。

某一瞬间我甚至看见了师尊眼底惶恐惊掠，山洪一般。

接着师尊宝相不再，执书卷的手发颤，强自镇定了一会儿，方才显得不那么惊慌。

「这么快就带回来了？」师尊眼风飞快地朝着我一瞟，又迅速落到了空泊身上，「这又是谁？」

他竟装作不认识我。

小霓说的话也有几分道理，高岭之花为保形象，丢人事绝不会外泄。

那我就不用这么忐忑了。

空泊不知道，还在介绍：「这位是在封阳宫做内务的仙者，前几日师尊梦游，是她告知我带您回去的。」

「那为何来此？」师尊继续表演。

空泊答：「偶遇翠年小仙，聊天时说了些关于仙尊梦游的疑问，空泊觉得很有用处，所以想让师尊听听。」

师尊听完眼神变了，落在我身上的目光刀子一样刺向我，反问：「你编排我？」

胡说八道。

我暗道，恭敬地朝他一拜：「小仙没有，仙尊梦游众所周知，只是小仙不经意的一句话，大概帮助了空泊上仙思考。」

很显然，骄傲的师尊并不相信，「什么话，你如实说，我听听。」

我实话实说：「师尊曾经梦游都没有固定的地点，如今忽然有了规律，会不会有其他原因，比如因为小仙的房子？」

师尊觉得不可能，因为封阳宫是一万年前修的，之前他从未来过封阳宫，连我那个小房子都是后盖的，他对此并没有印象。

「那为什么会总是出现在小仙的房间里？」我不自觉被带进了情景分析，一件事情之所以发生必有原因，即便是鲑鱼洄游，也是因为老鲑鱼带着，连动物的本能都事出有因，怎么可能找不到理由。

空泊拢着袖子，抄手站在一边，叹了口气，「师尊梦游都四百年了，要是真能治好，也不枉费吃了这么多药。」

我听着空泊的意思不像是心疼他家师尊，倒是心疼四百年来的吃药花的金银。

不过我也很希望师尊早日康复，这样我就不用每天生活在被师尊惊吓的日常中。

师尊坐在案前沉默，似乎是对自己的疾病犯了愁。

沉吟片刻，我有了思量。

「师尊，把你锁在屋子里，也不太现实，不如这样，今夜你再梦游，我和空泊跟着，看看会不会有什么细节，说不定会有答案。」

师尊抬头看我，表情一言难尽，可能觉得是我疯。

我摊手：「那师尊还有别的法子吗？」

师尊不答，任命地闭上了眼。

师尊居住的屋子外，有一颗紫藤树，正值花期，开得繁盛。

夜里我搬来个长条板凳，和空泊坐在树底下，等着师尊睡着。

等待时光总是漫长，于是我和空泊上仙开始坐在板凳上侃大山。

空泊说，师尊这毛病不是天生的，而是四百年前从人间回来落下的毛病，那时候人间乱，隔三岔五冒出个怪物，天界当时忙着和魔族打架争地盘，人的祈愿来到天上，没有神仙能够回应。

祈愿不知怎的，辗转到了当时避世而居的师尊手里。

愿望躺在师尊的手心里泛着微光，师尊第一次走出封阳宫，找了一趟天帝。

师尊与天帝自远古时代相识，细论下来早已记不清年月，师尊说要去人间回应愿望，天帝答应了。

这一去就过了百年，师尊独自用脚步丈量人间九州，杀掉了所有为祸人间的怪物。

再回天界，满身伤痕，身姿颓唐，花了三十年养伤，恢复之后，便落下了梦游症……

我听八卦正起劲，空泊的声音却戛然而止，他的眼神朝着一个方向，抓住我的袖子直晃：「出来了出来了！」

我一拧头，顺着屋门看去，师尊穿着白袍，张开的眼睛里毫无神采，摇摇晃晃地踏出门槛，步入庭中。

我和空泊同时站起，全神贯注地看着师尊走过来。

无声中，我拉了一下空泊，示意给师尊让开一条路。

我们俩轻手轻脚，空泊顺手将板凳带走，以免绊倒师尊。

眼见着师尊已经走过了紫藤树，脚步忽地生生顿住。

我和空泊屏息以待，等了几个呼吸后，师尊脚步一转，朝着我们走过来，我们愣住了，以为师尊是想在院子里溜达两圈，之后又挪开了位置。

几次下来发现不对，师尊似乎就是奔着我们来的。

空泊拉住了我的胳膊，压低声音对我说：「不要动。」

我们俩不走了，我头一次见梦游，浑身汗毛倒竖，像根木头一样杵在原地。

师尊直直朝我们走来，更准确地说，是朝我走过来。

他垂在身侧的手臂缓缓抬起，张开，将我圈起来收进怀里。

我的大脑一片空白。

脸颊贴着他的衣襟，体温从干净的衣料间传递，师尊蓬勃的心跳在身体里流淌。

我听见他几不可闻的叹息。

「屏临。」

师尊梦游到我房间的原因找到了。

我很诧异，空泊更是。

将师尊安置好后，空泊问我：「你之前和师尊认识吗？」

我说不可能，我此前几百年的记忆里，无论是生存还是修行，但凡出现师尊这种人物，足够让我印象深刻，不可能忘记的。

第二天，师尊从屋子里醒来相当开心，以为自己没有梦游，他脚步急促地来到门口，等看到我和空泊青黑的眼底时，眼底的光瞬间凝固。

他忐忑又挣扎地问了一句：「我又梦游了？」

我们无声点头，师尊广袖一甩拧头进屋，决绝又凄凉。

趁师尊还没撞墙或者上吊之前，我和空泊走进了房间。

师尊人四仰八叉躺在床上，明显一副「放弃了，毁灭吧」的气势，空泊跟了他多年，这种事理应是他身先士卒。

空泊琢磨了一会儿，走到床头，「师尊，可记得梦游的时候发生了什么？」

「空泊，你跟了我这么多年，要是梦游什么都记得，我至于四百多年一个字都不向你透露？」

师尊的声音里都透着股无望，空泊咂嘴，没再说下去。

这话也确实没法接，一时间谈话进入了僵局。

事情还需要我来破冰，我如实告诉了师尊昨夜并没去我居所，而是在院子里抱住了我。

师尊接受不了事实，从床上坐起来矢口否认：「怎么可能？你胡说！」

空泊举手：「师尊，当时我也在场。」

师尊险些倒仰回去。

三个人分析一下过去和现在的状况，并没有得到什么有用的结论，于是我忽然想起了师尊抱住我时，我听到的名字。

屏临。

那是我第二次听到这个名字了。

但我不知道会不会涉及师尊不为人知的过去，于是我只好寻了个借口。

「师尊，我从昨晚开始就没吃东西了。」

师尊正在上火，空泊心知肚明，默默起身出去找吃的了。

屋子里只有我们两个，我趁机问师尊：「屏临二字，师尊可有印象？」

师尊将名字在嘴里过了一遍，摇摇头，「不记得。」

我叹了口气，只得作罢。

吃完早饭后，我刚离开师尊的房子，要去封阳宫干活，又被急急跑来的空泊拦住了去路。

「翠年，跟我走一趟吧，师尊有事找你。」

我又被带了回来。

师尊正襟危坐，仙气逼人，干净的眼眸里无欲无求，早上慌脚鸡似的模样荡然无存。

「坐。」师尊一伸手。

我从善如流坐好，师尊开始跟我说正事儿。

目前来看自己这梦游症实在是治不好，师尊的意思是将我放在他身边当值，以免届时闹出笑话。

我想了想，觉得不对。

「常年白占便宜啊？」我抬头问他。

大概是这么多年来师尊当久了，受众仙尊敬，没人在他面前说过如此粗俗之言，总之师尊很受惊。

「怎能胡言，我何时占过你便宜？」

我一眯眼：「师尊，前三十天我就不说了，但就你昨日在院子里抱我，搁在人间你知道叫什么吗？」

「叫什么？」师尊被我气得口干舌燥，拿起茶盏喝了一口。

「非礼。」

师尊险些被呛死。

我走过去，慢条斯理地给他顺气，师尊身影一闪，避开我的手。

我说：「师尊你听我说完，让我在你身边当差也不是不能商量，今年有一个天界选拔山神地仙的名额，你要是能帮我一把，说不定我就能下界当值，这样既解决你的尴尬，又解决我的问题，师尊觉得怎么样？」

师尊可算是喘匀了气，拧头看我，那眼神像是活见鬼：「这还用走后门吗？」

三

我对师尊的反问很受伤。

大概他是从远古时代就无人能敌，所以不懂我们这些近代小神仙修行的心酸。

尤其是妖怪成仙过程之曲折艰难。

但是师尊还是答应了，而且说这种事情不用走后门，也能让我得到名额，只要我自己上进些。

于是我只好在师尊处住下，当差的内容没有很大区别，只不过服务对象有所改变。

经过几日来的观察，我发现师尊的性格很奇怪。

比如，师尊口渴了，不会说「我口渴」，而是说「翠年屋子里没有水了，你去添一些过来」。

他似乎永远不会坦言自己想要什么，偶尔休息的时候和空泊说起这事，空泊只是笑笑：「师尊得到的东西从来都是身体力行换的，差遣别人的事，他也不是很适应，要不是因为梦游症，我也不会成为师尊身边的仙者。」

空泊说完我就已经产生了想象，如果师尊没有这张英挺年轻的脸，或许会被人当久居深山的孤寡老者。

那天早上，我抱着鱼食，正给师尊院中那一池子鱼喂吃的，当时并没看见师尊走来，只是忽然听见身后师尊的声音。

「跟我走一趟。」

我闻声抬头，师尊已经走到我前面去了，于是只得跟过去。

师尊带我来到一片视野辽阔的草地上，清风吹过刚长到脚踝处的嫩草，浪潮起伏。

「师尊来这里做什么？」我不是空泊，师尊的心意，我猜不太准。

师尊在徐风中回身，广袖飘飘，仙姿绰约，「从今日起，到地仙选拔，我教你破阵伏魔、行云布雨，用功一点，便不需来求我。」

若说天界之中选一个学识最渊博、术法最出众的神仙，一定非师尊莫属。

能被师尊指教，于任何一个神仙而言，都可遇不可求。

他既然能教我，我必然要下苦功。

起先教我破阵伏妖，就是在这片广袤的草地上，我与假装自己是魔怪的师尊对练。

我的布阵从来没困住过师尊。

一来二去我就没了信心。

终于有一天，我累得半死坐在地上，声音虚弱地问师尊：「师尊，没有哪个魔怪会跟你一样厉害，适当放水也不是不可以……」

同样对练了半个时辰，师尊却跟什么都没发生一样，闲着没事望望绿草地，「真遇到了生猛的怪物，死前回忆，你一定会对今天的话后悔万分。」

他想了想，又加了一句：「死前求饶，千万别说我教过你。」

某天练习过后，师尊大发慈悲，给了我两个时辰休息，得了片刻喘息的我，找了小霓一起去吃饭。

小霓以茶代酒祝我早日通过地仙选拔，我笑着回应，席间忽然想起小霓未成仙之前，似乎栖居在即翼之泽，那里神仙妖精聚居，小霓说不定认识什么人，能找到师尊口中「屏临」二字的答案。

于是我问小霓：「你认不认识什么神仙精怪，消息比较灵通的那种？活的时间很久的那种？」

小霓没明白我到底要问什么，「你要干嘛啊？」

「我想打听一件事。」

「早说嘛。」小霓一拍大腿，「你是看未来啊？还是回溯过去？」

我觉得不对劲，「我不是去算命。」

小霓哦了一声，「打听旧事？」

我点头。

「黑羽山的妙野，没有他不知道的事情。」小霓的眉间忽然显出几分犹豫，「不过，你去问他要想好啊，他收取的不是金银，而是代价。」

「什么代价？」

「不好说，有可能是你给他唱一首歌，但也有可能他要你的命。」小霓撇撇嘴，「不过他会告诉你代价是什么，想不想知道是你的选择，如果你觉得代价太大，可以选择不知道。」

和师尊学完了技法，我收拾了一下，准备去趟黑羽山。

万一我当上地仙下界，师尊哪天再从天上飞下来睡到我身边，我真的受不了。

临走前一天，我找师尊告假，师尊正坐在池塘边，自己和自己下棋。

岁数大了没人理，下棋都只能和自己玩。

师尊捻了枚棋子放在棋盘上，眼风不动：「修行出问题了？」

「不是，只是想跟师尊告个假。」

师尊这才转过头看了我一眼，「不给。」

我迷惑了，「昨日的课业不是已经全都结束了？」

「我说的？」

仔细想来，师尊的确没说。

师尊抬头看了看太阳，放下了桌前没下完的棋，站起身走过来。

「走吧。」他经过我，朝门口走去。

「去哪儿啊？」

「人间。」

四

日落西山，逢魔时分。

我当翠鸟时，一双翅膀飞不到九州各地，大荒是我生平第一次来。

万里黄土寸草不生，巍峨的山脉连绵，拔地而起，目之所及不见活物。

作为一个神仙，身处大荒中都有种危机感，我跟在师尊身后，一路向东走。

他不开口说，我只能张嘴问。

「师尊，我们来大荒做什么啊？」

「到了。」师尊答非所问，停下脚步。

我四下张望，眼前巨大的山体之下，有一个巨大的石窟，深邃幽黑，不见光源，洞中强风涌动，呜呜直响，如同鬼哭。

「你站在这里别动。」说完，师尊摊手，掌心多出一把剑，「本尊的法器，你拿好。」

我接过，剑身沉重，造型流畅朴素，是把适合干架的好家伙。

但是让我拎着把剑.....跟师尊打？

直接在天界比划不好吗？

我没懂，师尊依然不说，走远了一些，在一百步开外，捏诀诵咒，接着身姿半跪在地，手掌朝下，猛地在地面上一拍。

远处只听师尊短促有力地低喝：「启！」

地面微颤了一瞬间，世界再次安静下来，耳边风声猎猎作响。

过了许久未见动静，我转身看向师尊。

师尊早已落在高高云端，抱着肩膀观望地面。

我用眼神询问他这是什么意思。

下一刻，漆黑的山洞中传来沉重的低吼，浓烈的腥臭味扑面而来，大地再次有规律地震动起来。

我紧盯着山洞，一只身形巨大的三头怪物冲出浓黑，朝我扑来。

我浑身的鸟毛险些支棱起来。

三头怪大手一挥拍向我，我一个挨身堪堪避过，飞速急奔与它拉开距离，未了还不忘朝着天上的师尊吼。

「师尊莫不是想杀我灭口！」

「杀你灭口还给你长剑做什么？」

我还是觉得师尊是怕他丢人的事迹败露。

可师尊自己说不是，正所谓学以致用，学已经学完了，接下来就要用了。

大荒什么都没有，就是怪物多，师尊三天前就在大荒这边找了一圈，最后圈定了这只山洞里的三头怪。

个头大，又耐打，脑子比其他怪物聪明点。

师尊还在天上念叨，可我已经没有时间去听，即便有师尊的长剑加持，应对三头怪还是有些力不从心。

我这边打得艰难，那头又听师尊在喊：「不要光顾打架，你要用你的阵法去收它。」

我倒是想啊，我挪得开手吗？我暗骂，一脚踹到三头怪的膝盖骨上，以泄心头之恨。

想来我也中用，从师尊那里学来的东西还算精进，三头怪被我一脚踹得向前扑倒，我争取到片刻喘息，手诀一捏，展开阵法，控住三头怪，手中利刃如虹，将怪物拦腰劈断。

我提着剑转身仰头，得意洋洋地冲着天上喊：「借刀杀人，想都别想！」

师尊并没回答我，他的身影疾风一般，须臾间来到我身后，勾住我的腰猛地向侧面带倒。

只有一个错身，我与师尊的眼神交汇，与往日的平和不同，那漂亮的眼睛里藏着锐利的刀锋。

下一刻我听到与肉体相撞的砰然声，我的背后即便隔着师尊还是能感受到剧烈的撞击。

我与师尊一起飞了出去。

屋漏偏逢连夜雨，师尊受伤，大荒下雨。

周围连棵树都没有，我试图撑个结界出来，却只能罩住我自己。

师尊恨铁不成钢，咬牙一伸手，张开一道宽敞的结界。

远处的怪物，三颗脑袋与身体尸首分离后还在张牙舞爪，师尊一剑斩首，它终于不动了。

结界内的师尊脸色苍白，嘴角染血，精神头却很好，师尊身手一指怪物尸体，还不忘教训我：「你几条命敢这么干？」

「死透了吗？你敢回头？」师尊瞪着眼睛连连摆手，大神姿态抛到九霄，「出门别说我教的啊……你走后门成的仙吧？」

我不忿：「师尊你不能乱讲，成仙我没靠别人，纯粹个人努力！」

「就努力成这样？」

师尊一摸脑门，血气涌上来，我不好继续犟嘴，毕竟师尊为了护我生生挨了一下，背后已经是血肉模糊。

我撕了内衬简单帮他裹了裹，师尊任由摆布。裹着裹着感觉师尊不动了，我歪头去看，他盘膝而坐，已经睡着。

大概是有些累。

记得刚来师尊身边，空泊就告诉我，师尊睡觉时，身边一定要有人，一旦师尊梦游，尽可能在你发现的时候带他回来。

不过现在看样子也不用了。

夜深了，四周荒地一望无际，狂风只能摧残结界，发出鬼哭狼嚎般的声响。

我抱着胳膊，靠着结界昏昏欲睡，迷蒙间听见了响动，略一睁眼，发现师尊动了。

老毛病又犯了，我大概又要当成枕头被师尊搂一宿。

师尊轻车熟路在我身边坐下，我以为今夜不过与以往一样，当一次工具人。

等离得近了，我才发现，师尊不对劲。

师尊的眼神依然空洞，可是那褐色的眼珠边缘，泛着幽幽血红。

他没有任何犹豫，捏住我的肩膀，将我摁到了地上。

那力道大得根本无法反抗，一瞬间危机感涌动，我试图挣脱他的手，想要逃跑。

结界就圈了这么大的地方，又能跑到哪里去。

又被师尊捉了回来，只不过那只手从肩膀移到了我的脖颈。

眼前的师尊比三头怪还要恐怖一百倍，师尊一只手控制住我，指尖挑开了我的裙带。

却又面无表情。

「师尊！」惊惶间我大声叫他，试图将他唤醒。

师尊无动于衷。

而我的衣衫已被师尊的手层层突破，只剩一件中衣艰难死守。

我伸手，狠狠给了师尊一耳光，在广袤的大荒中，清脆响亮。

师尊被我掴醒了，看见眼前的光景，目光狠狠缩了一下。

我连滚带爬，从他的控制中逃走，与他保持最远的距离。

「对不起。」师尊大概觉得无颜面对我，连眼神都不敢给，「那怪物指爪有毒，会勾动人的心魔。」

我惊魂未定，脱口而出：「你的心魔是我？我说你为什么把我弄到你跟前……」

「可我在梦游之前从未与你相识过。」师尊也很忧愁，「你怎么会成为我的心魔？」

五

这就要问黑羽山的妙野了。

我将从小霓那儿得来的消息告诉师尊。

「师尊想试试吗？或许会有答案。」我问师尊，他应该比我更清楚，若是梦游症治不好，我们两个之间的事情就没完。

师尊答应了，第二天带着我去了一趟即翼之泽。

大概是师尊觉得尴尬，前去黑羽山时，走在前面，一句话都没同我讲过。

我其实很想问他「你知道路吗」，但是一看对方坚决不回头的氣勢，觉得就这样吧。

对于师尊要脸这件事，还是挺难得的。

到了即翼之泽，师尊绕了好几圈也没有找到路，最终还是转回了身。

张张嘴，一个字音都没发出来，倒是先红了脸。

我站着不说话，就等着。

师尊憋了半天，终于说出句话来，「你知道妙野住哪儿吗？」

我看着他：「师尊您终于张嘴了，我还以为您打算绕到天黑呢。」

师尊的耳根子唰地一下红了，站在原地，局促又倔强。

「师尊跟我来。」我侧身经过对方身边，给他带路。

黑羽山内，粗壮的林木高耸，枝干横陈，遮天蔽日。我按照小霓告诉我的路线一路南行，第三块石头后面，找到了小霓口中的笑牙洞府。

我站在门口，看着那牌匾问师尊：「据说是个堕仙，师尊可曾认得？」

师尊回忆了一下，并没有回忆起这个名字，「或许是晚一些成仙的小字辈，所以没有什么印象。」

「并不是小字辈，听小霓说是上古时就有的神仙，若论辈分，似乎比师尊年代还要久一些。」

正说着，洞府严丝合缝的黑色大门「吱呀」一声打开了，在不透光的密林中格外瘆人。

我下意识往师尊身边靠了靠。

师尊虽然脸皮薄，但是胆子大，第一个走了进去。

太暗了，一进去就是直通幽暗处的回廊，墙壁上连一盏灯火都没有，我一路上侧耳聆听，生怕在漆黑的某处窜出什么东西，将我们一波带走。

四周寂静得只有我和师尊的脚步声。

「芙牙洞府许久没有来过客人了。」

男人的声音乍响，声线扁平又沾带些戏谑。

我想也不想，一把薅住仙尊的臂弯，假装自己是个绳结之类的挂件。

仙尊没被这声音吓到，反而被我吓到了，仙尊侧头看着我，「你慌什么呢？」

我置若罔闻。

还不知对方是敌是友，万一打起来，师尊跑了，挨打的可就是我了。

我们终于走到了回廊的尽头。

四周骤然开阔起来。

四周荧石闪烁着琳琅微光，平地之上，是钟乳石凝成的宽阔石台，被不知名的藤蔓细密地覆盖缠绕，石台之中一人端坐在上，消瘦的身体撑不起身上漆黑的长袍，长发散开。

仔细看去，那些缠绕的藤蔓竟然都是他的头发。

那人低着头，一动不动。

我咽了下口水，目光根本就离不开对方的身影，我紧紧握住师尊的胳膊，「这便是妙野仙人？莫不是死了？远古的神仙也会死吗？」

「凡是有生命的东西，就有死去的一天。」师尊动了动手臂，「翠年你能不能松开我……」

我当听不见。

「你是想掐死我吗？」师尊话里有些不耐烦。

「谁说我死了！」

男人的声音再次响起，这次我们终于找到了源头，来自石台的方向。

石台上，漆黑的人影头颅微动，遮在额前的长发向两侧滑落，露出半张脸。

本来该盛眼珠的地方，被泛着蓝光的荧石替代，而本来放嘴的位置，却空无一物。

我勾住仙尊的爪子，抓得更紧了，我有些后悔不应该带师尊过来。

小覓也并没有告诉过我，妙野堕仙如此骇人。

师尊大风大浪见惯了，比我稳，率先和妙野聊起来，「阁下可是妙野？」

妙野笑起来，我完全无法想象他是从哪里发出的声音。

「仙尊别来无恙？」

「我们见过？」师尊问。

「何止见过。」昏暗的光线下，妙野微不可见地晃动了一下脑袋，四周的藤蔓沙沙作响，「若你今日还是来问事，这是我做你的第二笔生意。」

四周有东西沙沙作响，我睁大了眼睛回身朝着黑暗处看去，数量众多的长条状轮廓沿着墙壁飞速移动，我还想看清那些东西到底是什么，又听见师尊的声音。

「上一轮的事情，我们已经两清了吧。」

妙野：「是。」

「那何必再与上次有牵扯呢？」

妙野愣怔地看向师尊，那茱石充当的眼睛里像是有了神态，看着师尊的样子，似乎有些怜悯。师尊说出了愿望：他想治好梦游症。

妙野笑：「你的梦游症，是因为身体里缺了些东西。」

师尊认真的脸上出现了一丝裂痕。

「这你也不记得？」妙野似乎对师尊的状况感到惊讶，「如果你想要治好梦游症，我就说出想要的代价。」

我的脚踝猛地一紧。

突如其来的力量直接将我扯了起来，慌乱间我松开了师尊，师尊却在下一刻握住了我的手。

他不知什么时候祭出了他的长剑，一剑斩断了我脚踝上的藤。

我坠到地上，他接住了我，不动声色将我挡在身后，看向台上的妙野。

师尊的声音发冷：「妙野仙人，这是为何？」

妙野很喜欢笑，刺耳的笑声在洞穴之中回荡着，诡谲瘆人，「这就是代价啊，我要这个翠鸟仙的身体。」

芙牙洞府外，我坐在台阶上，抱着胳膊一言不发。

师尊让我先出来。

洞外的太阳已经快到中天了，天光明亮温暖，我的牙齿却在格格作响。

我是在自掘坟墓，代价这种事情不应该是从提问者身上取吗？为什么会落我的头上。

思绪纷乱间我从地上起身，急匆匆朝着天宫的方向走了几步，又猛然停下。

天宫中无数仙者与师尊交好，若真的拿我当代价，去天宫我根本跑不掉。

我呆滞地站在原地等了几个呼吸，拿定主意，转身冲着北方而去。

六

憎恶是故乡，庇佑也是故乡。

我回到了出生的地方。

苍翠的森林绵延千里，扶森与黑羽山的死寂不同，在这里能听到生命的声音。

林间虫鸟，溪中鱼蟹，还有穿行的走兽。

自从我懂事起，扶森从未有山神接管，仿佛早已被神灵遗忘，而这片土地上，生命蓬勃生长。

这也是我选择回来的原因。

我找了一块扶森风光最好的地方，打败了在那里占地盘的妖，借着那妖怪的洞府住下来。

地上不比天上讲规矩，全靠拳头讲道理，弱肉强食，适者生存，我深谙此道，所以在天界反而局促。

我并未将事情做绝，只是跟那妖怪说好，要他洞中风光最好的一间屋子，别无他求。

倒是还要感谢师尊教诲，妖怪根本不是我对手，除了接受别无选择。

妖怪很会享受，最好的房间靠着悬崖边，远处是巍峨的山脉和茂盛的翠绿林木，隔着一块水晶屏障尽收眼底。

为什么只有在天界受封才能成为地仙？扶森无神，我成为这里的神灵不就可以了？

妖怪是蛇妖，活了两百年，吃吃鹿吃吃鸟，偶尔啃啃灵芝仙草，一不小心变成了妖怪。

却又不得修炼之法。

本来是我天敌，却被我打得缩成一团。

一天得了空，我走进了他的屋子。

蛇妖最近热爱人间玩意儿，沉迷炼丹，正在桌子边采仙草，炼仙丹，见我进来，哆嗦了一下，好好一条蛇，僵成了木棍。

我笑这走过去，拍拍他的肩：「扶森妖怪众多，你排多少？」

蛇妖圆滚滚的眼睛一眨不眨，盯着我不敢出声。

「说实话。」我侧目看向他最近刚倒腾过来的炼丹炉，「我看你这炼丹炉挺别致的……」

蛇妖的身躯明显一抖，声音里的气势虚弱：「别呀……」

我转过头来望着他，「那你倒是说嘛……」

蛇妖说，自从扶森飞出去了一个翠鸟精当神仙后，扶森之中的妖怪排名开始大洗牌，他占了啃仙草的便宜，又猛又耐打，最后莽成了扶森第一。

我慈爱地拍拍他的脑袋：「那太好了，劳驾蛇妖兄弟跑一趟，替我放个话。」

蛇妖：「什么话？」

「天界派地仙来了，有困难，找翠年。」

蛇妖害怕炼丹炉惨遭毒手，派出蛇子蛇孙将消息传遍扶森。

当神仙我不是个人物，加上师尊实在厉害，若想自保，单打独斗不如集结成群。

没过多久，地仙一事传遍扶森，预料之内，一定会有几个刺头前来挑战，被我修理得服服帖帖，之后再也没有任何人质疑我的这个地仙的名分。

我帮他们解决纷争，他们要为我做事，我等着队伍渐渐壮大，壮大到能够保护我自己的那一天。

直到一年后，我再次遇到了师尊。

师尊来到扶森是蛇妖告诉我的，彼时蛇妖已经是我的神使，他过来的时候似乎已经经历了一场恶战，身上的衣裳都是脏的。

「翠年，你出去看看吧。」

我瞄了一眼蛇妖：「它们又打群架了？」

蛇妖摇头，有些急迫：「不是，有个自称师尊的神仙过来了，说是找你的，妖怪们不让，然后跟他打起来了。」

我听完心头大震，听见师尊二字还是会下意识慌乱，强自定了定心神，又问蛇妖：「它们赢了吗？」

我心里总是带着点希望，但是全被蛇妖兜头浇灭了。

「拦不住了，你要再不出去，人家一路打到洞府就不好看了。」

我咬牙撇下蛇妖，匆匆出了门。

我觉得这一年光阴大抵是白费了，事实证明，即便是师尊要抓我去治梦游症，我根本没有能够反抗的余地。

我听见蛇妖在喊：「翠年！走反了！」

没走反，我是要出来，没说要去见师尊。

趁着他人还没到洞府，赶紧跑路。

日光从枝叶间透下来，荆棘丛生的地面上明暗交错，我钻入密林中，沿着巡山的小路急行，衣摆刮过野草，发出沙沙的响声，穿过林间，再渡过一条溪涧，沿着山坡一路向下，就能下山。

可我刚出密林，来到台阶，就看见一道人影在岸边。

熟悉的白袍，超脱三界的神仙味儿。

师尊低头用脚尖碾着溪边的碎石，不紧不慢地一抬眼，看着我。

他似乎在这里等了有些时候了。

「我花了一年才逮着你……」师尊觉得不可思议，「你跑什么啊？」

「难不成等你抓我去治你的梦游症？」我戒备地向后靠了几步，试图将身影藏匿进黑暗里。

师尊又问：「我答应妙野用你换了吗？」

「谁知道你骗没骗我。」我背地里用手结印，「师尊虽然长了一张俊俏的脸，可是活了可有三万五千岁了，都说糟老头子坏得很，谁知道您这三万五千年的脑袋里装了什么鬼心思？」

师尊听完神情复杂，琢磨了一下我的话，没分析出来我是在夸他还是在骂他。

但师尊并没把这话放在心上，他更在乎的是另一个问题。

「没人要杀你，再不回去，你在封阳宫的职务便要撤了，空泊最近很着急。」

我哪里敢信他的话：「我不回去。」

师尊没料到，眼睛睁圆了些：「不回来你干什么？」

「当地仙。」我告诉他。

师尊更气了，他人前的神仙样，在我这里永远都保持不过一盏茶的工夫。

「选拔试炼都没开始，你怎么当地仙？」师尊挥一挥衣袖，伸手往我身后的林子里一指，「妖怪们一人一片小树叶把你投出来的？」

「是我自己打出来的！」

「你荒唐！」师尊头一次露出锐利的神情，「你这样地仙当不成，堕仙还差不多！」

他向前走了几步，试图要将我拉出树林，「出来！」

我一头扎进了林子里。

「翠年！」

身后师尊的声音怒火中烧，而我根本不敢回头。

师尊没有追过来抓我。

可是也并没有离开。

听说是抓了几个妖怪打听到了蛇妖的洞府，然后找了过来。

蛇妖是最先听见动静的，而后走到洞府门前去看，原本下了结界的大门忽然自己打开了。

白衣仙尊站在门外，蛇妖再一次吓成了木棍。

本能终于战胜理智，蛇妖转身想要跑，却被师尊叫住。

师尊说要见我。

至于蛇妖怎么这么听话就过来传信，我不知道，但是看他那吓得都忘记缩回去的信子，就知道骇得不轻。

我跟他说话，顺便把舌头帮他塞回去：「去告诉他，我不见。」

蛇妖快哭了：「翠年，别挣扎了，人家告诉你要见你是给你面子，真要直接带你走，谁都拦不住。」

「去了我还能活命嘛？」我拍了一下蛇妖的嘴，蛇妖哎呀一声，捂着嘴巴倒退了两步，泪眼婆娑。

我盯着他：「师尊脸皮薄，于礼不合的事儿他没脸干……」

正说着，仙尊走进了我房间。

蛇妖嗷的一声大叫起来，我看见仙尊的那一刻也是惊恐万分，差点和蛇妖抱成一团。

「那得分什么时候。」仙尊站在门口，风轻云淡地看着我们两个原地战栗。

是我预判失误，我没想到师尊也会有不要脸的一天。

师尊目光轻轻落到蛇妖身上：「阁下能不能先回避一下，我与翠年有话说。」

蛇妖如蒙大赦，恨不得化作蜈蚣长了几十条腿，立刻在此处消失。

我一把拽住蛇妖：「走什么呢？听他的听我的？」

蛇妖不说话，哆嗦着一指师尊，毫不犹豫扒掉我的手，很快消失在房间里。

师尊走过来，认真又严肃地打量着我，压低了声音：「你一年未归天界，天界已经派人追查，如果发现你在山中私立名号，冒充山神，会降雷刑。」

末了，他又加了一句：「你这就是胡来。」

我说：「胡来就胡来，左右上天被你带去治病也是个死，天界派人抓我也是个死，都是一样的结局还不如争气一点，大不了和你们鱼死网破，至少死得有点尊严。」

师尊觉得我有些不可理喻，「我就没想过要杀你！你怎么这么犟……」

话还没说完，师尊猛然抬头，看向我身后的水晶屏障。

我见他脸色不对，正要回过头去看，师尊伸手一把掰回我的头。

「不许回头！」师尊的声音严厉短促，袍袖在我身上一挥，披风兜头落下来。

他将披风向下拽，遮住了我的脸，告诫我：「绝对不要他们看见你的脸。」

师尊拉着我的手走出洞府，扶森的天空中，诸神林立，身上披着金色的斗篷，宽大的帽檐遮住面容，手持刺目紫电，立在云端。

领头人是众神中唯一披着银色斗篷的女神，女神银色的长发沿着斗篷边缘流淌，斗篷遮住了她大半张脸，只露出一张鲜红的嘴唇。

「劳烦师尊让开，施雷时伤到师尊便不好了。」

扶森之中没有一点声音，所有的生命都小心翼翼藏匿起来，我和师尊似乎成了唯一暴露在地面上，还能呼吸的生命。

师尊仰头看着诸神，平和的声音中带着不相让的镇定，「蓐收，翠年仙者只是回到扶森修养，虽未告假触了律例，但也没到施天雷的地步。」

「师尊的解释等翠年仙者还活着的时候再说吧。」蓐收的声音像是鼓声，隆隆地震荡着耳膜与胸腔，「我收到的命令，就是翠年仙者冒充地仙，扰乱扶森秩序。」

蓐收站在半空中，手中紫电化成投枪的形状，在她的手中噼啪作响。

她将紫电举过头顶，沉声喝道：「翠年仙者，露出脸来！」

诸神在半空中共同举起紫电，声如洪钟。

「翠年仙者，露出脸来！」

四百年来的，我行事本分，谨小慎微，唯一做过出格的事就是回到扶森自立地仙，为的不是私欲，只是想要活着。

我看着诸天众神，回握了一下眼前或许也想杀我的这只手。

师尊回头。

或许只有同为神仙的师尊，才能告诉我答案。

「师尊，我想活着。」我泪流满面，「求生是错的吗？」

师尊转身，眼底是我看不懂的情绪，波澜起伏，那目光打在我身上几个弹指间，又似乎是下定了决心般，看向天空的神明。

「蓐收，翠年仙者的事我曾告知过登仙台，即便是挨罚也不至于用雷刑……」

「蓐收只管施刑，不管量刑。」蓐收扬起的手并未放下，「劳驾师尊让开！」

师尊纹丝不动。

蓐收女神忽地笑起来，微微抬手，便是一场的疾风呼啸。

我头上的斗篷瞬间被掀开。

「翠年仙者受刑！」

那彗星尾巴似的紫电扎过来的画面，我这辈子都忘不了。

师尊却在下一刻用身体遮住了满天的光。

我被师尊拥进了黑暗里，四周瞬间安静下来。

七

我再次睁开眼睛，人在天界的牢笼里。

听说扶森当时被雷刑劈出一道深坑，方圆十里之内都化作了焦土。

这些还是看守告诉我的，我攥着栏杆听着，下意识就想到了那神情平和的脸。

「师尊呢？」我急于寻求答案，「师尊怎么了？」

「为了护着你，肯定受伤了啊。」看守一瞪眼睛，「你想想，那么个大坑！」

看守觉得用言语无法形容，于是伸手隔空画了个圆，「换成你都得死那儿，你能囫圇个儿待在这里也是个奇迹。」

他又说些别的，我听不下去了，转过身靠着栏杆滑坐下来。

「怎么了？」看守见状不对询问。

眼泪大颗大颗滚落，无声地哭泣。

终于忍不住，我大哭出声：「要是……师尊因为我死了……怎么办？」

我终究恨不起师尊。

真的想杀我，何必去挡天雷？

几日后，我被放了出来，来传话的人说，下雷刑是登仙台的疏忽，失误的人已经被夺了神位，蓐收上神被罚思戒。

我站在牢门前与闲聊多日的看守告别，恍惚地走到外面，成群的仙鹤从飞檐间穿过，无数殿宇藏在云端，没有一间与我有关。

「翠年仙者。」

我闻声回头，空泊站在身后，抄着手等我。

「师尊让我接你回来。」空泊看出了我的紧张，声音变得温和起来，「走吧。」

我最终还是回到了封阳宫。

师尊的居所一如往常，唯有那棵巨大的紫藤树过了花期，只剩下漆黑的枝干。

我一眼便望见了。

师尊端坐回廊下望着虚空出神，闻声抬头，见我过来，忽然摆出一副惆怅的面孔，往身边的廊柱上一靠。

「师尊伤处很痛？」空泊走过去瞧瞧他，也紧张起来，「师尊稍待，我去拿药。」

我看着空泊的神情，不像师尊伤口痛，而是师尊快死了。

空泊走了，我站在院子里，看着师尊痛苦地闭着眼，其间还没忘记看我一眼，我走上前去看了看师尊的脸色，踌躇片刻才艰难张嘴，「师尊，我听说，雷刑过后，落雷处方圆十里化作焦土……」

师尊依然难受，靠头挨着廊柱，蹙眉不语。

我接着轻声说：「师尊是不是受了很严重的伤？」

一句话好像说到师尊的心坎里，师尊连连点头。

我鼻腔发酸，登时红了眼睛，仓促地低下头，让那些眼泪跌进泥土中。

模糊的视线里出现只手，曲起食指，抹去了我睫毛的水泽。

我不敢抬头，却真切地感受到师尊话音中的温柔：「算啦，我们不是都还活着吗？你不也是好好的。」

「但是……」

「我活了这么久，上古时代的腥风血雨，比雷刑不知要惨烈多少……」他看我还在哭，安慰的话没说下去，又冒出新的困惑，「你怎么还哭？是觉得我快死了吗？」

「不是……我只觉得，会很疼。」我用袖子擦眼泪，却怎么也止不住，「我知道师尊很厉害，但是再厉害的人，受了伤也会疼，能将土地劈成那样的雷……」

越说越难过，后面的话音都化作了绵绵的哭声，我低垂着头，不敢看师尊一眼。

师尊拍了拍我的头。「你再这么哭，我都不好意思使唤你了。」

师尊依然梦游。

后来我建议师尊再想想别的法子治病，师尊却拒绝了。

当时在芙牙洞府，师尊让我出去，不是因为要与妙野说关于如何卖掉我治病，而是询问了妙野口中的「第一次见面」。

妙野很确定自己见过师尊。

师尊觉得既然第一次买卖已经两不相欠，告知一下买主内容，应该没有什么问题。

然后妙野就答应了，妙野说，他曾在自己这里，以一段记忆为代价，救活了一个人。

说到这段的时候，师尊正支使我将他的茶具搬到鱼池旁边。

自从受伤之后师尊似乎格外粘我，连空泊都开始会对自己的地位表示担心。

因为师尊夜里梦游依然会来找我，于是我与空泊商量，晚上由我看着师尊。

又是一个夜晚，黑沉沉的夜幕遮盖了天穹，师尊的屋子里只有两盏灯还亮着，室内光线昏暗，我坐在矮榻上望着屏风后的那道影子。

师尊的背影被烛光映在屏风上，身姿挺拔，肩膀宽阔。

我正托着腮，望着那影子出神，师尊的声音从屏风后传过来：「你燃香了吗？」

这才想起来没有，我应了一声，起身去拿安神香点燃。

师尊从屏风后转出来，青色衣袍加身，束起的长发散开，比白天更像清心寡欲的神仙。

我望着他出神，心里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。

「师尊。」

师尊坐在床沿正在脱鞋，闻声抬头看了我一眼，「干嘛？」

「你活了这么久，有女仙跟你表白过吗？」

「你问这个干嘛？」师尊很奇怪地看向我。

我觉得可能是师尊羞于启齿，于是换了个角度又问，「女仙若是没有……都是男神仙？」

师尊手掌一捏，靴子攥在手里，险些当武器丢过来。

我在屋子里，师尊就不会因梦游四处溜达。

听到他呼吸渐沉，我知道他睡着了。

黑暗中，师尊的床头香火猩红，在寂静的黑暗里艳丽诡谲。

师尊的香质量比我的好，我的睡意汹涌，本来是想眯一会儿，却被梦魔住。

梦中，森林被烧得只剩焦土，浓烟在半空盘旋不散，不见天日，师尊坐在焦土上，怀中抱着我。

我从未见过师尊眼底那么悲凉。

我的双腿已经被烧黑，与大地的颜色融为一体，知道自己命不久矣，我将一捧土交到了师尊的手里。

「这是屏临的土。」我微弱的声线随时都会被风吹散，「找个没有人迹的地方撒下去，森林会重生。」

师尊接过了土，我才露出轻松的笑容，沉沉合上眼。

第二日，师尊晃醒了我。

我没料到自己会睡得这么沉，懵然坐起来，只听师尊这边还在絮叨，「你这燃的哪里是安神香，这不是引魂香吗？」

刚研究完香炉的师尊又走过来，大手扣住我的下巴，左右转了两下认真观察，「有没有觉得哪里不对劲？」

「没有啊，就是睡得沉了一些。」

「小神仙受不住引魂香的，刺激过盛，魂离体外，找不回来的。」师尊松开了我，「觉得不对，赶紧找我。」

我应下，打了个哈欠离开了师尊屋室，此时园中朝霞火红，我恍然回忆起梦中那场汹涌的大火，和师尊凄凉的神色。

我在封阳宫的门口坐了一个时辰，决定去一趟芙牙洞府。

去黑羽山的事情没敢和师尊说，而且我必须在天黑之前赶回来。

再次穿过那悠长的通道，妙野依然坐在高台上，只是与上次见面有些不同。

妙野的脸上出现了龟纹一般的裂痕。

他再次见到我很意外，石头做的眼睛虽然无神，眉头已经舒展开。

「怎么样？」妙野很兴奋问我，「想交易了？」

「你的脸怎么了？上次我记得他的脸还是平整的。」

妙野叹了口气，身边的藤蔓爬到脸上，像是手掌一样，抚摸着脸颊，「这具身体，用不了多久了，我需要一具肉身，装我的灵魂。」

妙野再次看向我：「你是不二人选。」

「为什么？」我很疑惑。

「因为你早晚都要死啊。」妙野答。

「谁不都是要死的？」我更觉得妙野像是在敷衍我，「只是你更加贪恋生命而已。」

「我的问题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的问题。」妙野的惆怅不见了，重新兴奋起来，「你是想背着师尊为他献身治病吗？」

「并不是，师尊不想治病了。」

妙野的神情寂落下来。

「但是我有事相求。」

「你想看师尊丢失的记忆……」

妙野一句话说穿我的心事，我大震，不知他如何知晓的，台上的妙野却叹了口气，「要是治病该多好……」

说着妙野伸出藤蔓，半空中微光聚拢，慢慢化相，最后变成一个褐色匣子的模样。

妙野晃了晃盒子，咣啷作响，语气没有之前那般期待，「我的规矩你知道，想要得到东西，一定要付出代价。」

「你要什么？」

「我要你四百年道法。」

我微顿，犹豫片刻：「三百年，你若拿走我全部道法，我再见师尊，会被察觉。」

妙野摇了摇头。

我沉默地想了想，「三百年寿命能否替一百年道法？」

妙野抬头，似乎是有兴趣，琢磨了一会儿，托着盒子，伸到我面前。

「翠年仙者，在看之前，你要发誓，这盒子里的东西，你不能透露一个字，不然就会惨死。」

我伸手起誓。

妙野将盒子放到我手上，末了还不忘提醒我：「在我妙野这里发的誓很灵，翠年仙者谨记。」

我双手捧着木匣，褐色的盒身手感沉重，树木的年轮成为装饰匣子的花纹，我的目光落在了盒子上的封印。

「这盒子的封印，怎么破了一块？」

妙野用藤蔓抠下自己的眼睛，认真地用破衣服擦拭着，全然没有听见。

打开盒子的瞬间，回忆生辉，扑面而来。

暖风涌过，我坠入了师尊的记忆里。

我以为，这回忆带着春风般的温度，一定是段美好的记忆。

记忆中是一片苍翠的密林，高耸入云的树木挨挤在一起，师尊在林间行走，穿着人类的衣衫，没有如今这般脱离凡尘的清冷孤高，若不是认得仙尊，怕只会以为在这里的是个凡人。

山林中忽然起了一阵大雾，乳白色的水汽蔓延过来，师尊用袍袖遮住了脸，待浓雾稍退，才放下来。

迷蒙的远方，立着一道模糊不清的影子，声音在林中回荡，轻柔缥缈。

「这不是人类该来的地方，回去吧。」

师尊听完，站直身体，唇角弯起来，轻柔地一挥衣袖。

林中迷雾退却，女子鲜妍的面容在雾中展现。

师尊答：「我并不是人类……」

下一刻，女子扬起了眉，目光凌厉地一抬手，狂风乱卷，绿叶齐飞。

她冷喝：「那便是魔物！」

师尊诧异，四周树叶擦身而过，割裂了他的衣袍与皮肉，他没想到眼前人生得漂亮，脾气却大得吓人，于是连忙表露了身份。

女子身上戒备退散，紧绷的身子放松下来，紧张的气氛散去。

山林中又恢复了宁静。

那是师尊与山神剑拔弩张的初遇，那时人间怪物被师尊斩杀十之有九，听说屏临之森是九州唯一一个没有邪物作祟的地方，于是师尊想来看看。

山神虽然脾气凶悍，却对自己山中草木生命十分爱护，不是准备巡山，就是在巡山的路上。师尊与山神相处，点滴日常结成线，系在了二人的指尖，师尊三万五千年的日子，见证了天地的沧海桑田，瞬息万变，希望漫长的生命中能捡起些许值得回忆的片段，能与他人拥有牵绊。

师尊找到了。

可下一刻便失去了。

初春时节，紫藤盛放的夜里，屏临之山大地震颤，百尺巨兽从地底深处破土而出。

屏临也有魔物，不过是睡了太久。

魔怪属火，立在屏临之森的山林里像是一根巨大的火把，大张的嘴巴里喷吐着熊熊烈火，点燃整片天空。

山神布雨，却无济于事，那火并不真正的火焰，而是魔物被困多年的愤怒与恶意。

师尊在高空中与魔物死斗，无暇顾及山神，也没有发现山神的脸上，悲悯的神情攀上眼底。

直到山神喊着「住手」的声音回荡在烈火间，师尊才发现山神不知何时，卸下一身道法，朝着魔物走来，带着他从未见过的温柔神色，两条腿早已被烈焰烧成炭黑色，却依然笑着，伸出手掌，抚上魔物的脚趾。

一瞬间，魔物周身烈焰退却，生机蓬勃的碧色，水浪一样在对方周身飘荡。

山神最终还是用自己的生命平息了魔物的愤怒。

魔物化作风烟四散。

布下的细雨终于有了效作用，屏临之森大火渐熄。

而师尊抱着山神坐在焦土之中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附近残存的紫藤花被雨水敲打，落在地上。

花期尽了。

山神太疼了，疼到无法用平时的语气去和他讲话，只能压住颤抖，让自己看上去不像往日那般凶，「明止，最后一眼了，你笑一笑啊。」

师尊搂得更紧了。

「山神死了可没有轮回。」她用尽了力气，才拿出袖中一捧土，用丝绢包着，交到了他的手中，「这是屏临之森没有被邪气污染到的泥土，若可以，找个人类找不到的地方，散了吧，散了……森林会再次长出来。」

师尊答应了，唤着山神的名字，一遍又一遍。

山神再也没有醒过来。

师尊紧紧捏住她的肉身，双目猩红，像是做了什么决定，合上双目，神仙额间的印记显现，明亮温暖的流光汇聚额间。

三魂六魄，胎光为首，师尊为保山神，撕下胎光魂，渡给了山神。

像是在做最后的告别，师尊亲吻山神的额心，胎光魂融进了山神的肉身。

须臾间，山神的身躯化作幽光，消失在这片土地上。

后来，师尊带着土走了很远，驻足的地方黄沙万里，不见鸟兽，他将土洒进细沙里，黄沙化作黑土，绵延百里，黑土之上，绿茸茸的植株疯长，化作森林。

我知道这座森林的名字——扶森，几百年的时间，我都生活在这里。

师尊完成了山神的愿望，去了一趟黑羽山的芙牙洞府。

四百年前，妙野还有眼睛，红色眼瞳妖冶得像是一轮红月，师尊对妙野说想要复活山神，妙野听说了山神的事，虽然是个堕仙，但对山神的做法很敬佩。

「知道你救的是她，我便少要一点代价。」妙野想了想，忽问，「你倾慕她吗？」

师尊点头。

妙野又问：「有多倾慕？」

「至死不渝。」

「那好，我便要你与她的记忆，此后师尊的仙道里，就再也没有这个人了。」

「好。」师尊几不可见地皱了下眉。

裁掉记忆之前，妙野又道：「你将胎光魂渡给了山神，魂魄残缺，许是活不过一千年，山神死后没有魂魄，靠着你一缕胎光重生，怕也活不过一千岁，真要如此？」

记忆到了尽头。

我这才明白，这段记忆为什么会带着温度。

虽然残忍，但于师尊而言，弥足珍贵。

妙野是个实在的生意人，他说要附赠我一些故事。

我捧着盒子坐在地上，声音在洞穴中回荡，「我是山神的转生，你要我的肉身，是因为你知道，我活不过一千岁。」

妙野低头，石头眼睛辨不出视线，但我却感觉他的目光，是落在匣子上的。

「你来寻我，是因为你回想起来。」妙野伸出藤蔓，拿走我怀中的匣子，轻轻抚摸着符咒上的裂痕，「却没有想起全部。」

妙野抬头：「你放弃了生命，浪费了师尊的苦心啊。」

八

赶在快入夜时，我回到了师尊居所。

我坐在紫藤树下，望着九天初现形迹的银河出神。

光线幽暗，师尊并没看清我，路过的时候吓了一跳，抚着心口瞪着我：「你打哪儿冒出来的？吓我一跳.....白日跑哪儿去了，都寻不到人影。」

我侧头望着师尊：「找我什么事？」

对方想了想，面色有些尴尬：「倒也没什么大事，但我宫内仙者忽然不见，我得问问。」

「怕我跑了？」

师尊盯着我想要反驳，我拍了拍身边还空着半边的长板凳，「坐吧，师尊。」

这不符合礼数，从某些方面讲我冒犯了师尊，可是师尊还是很配合地拢着袍子坐下了。

我问师尊：「师尊救过无数人性命，那些人怎么报答你的？」

师尊想了想：「立像，建庙，祭祀跪拜。」

「你很喜欢这种的？」我很诧异。

「那是人类表达感激的方式，并希望下次再有危机的时候抱你的大腿。」师尊抄着手，与我看向同一片星辰，「我并未觉得这是值得感激的事情，只是活的时间久，能力大一些，能帮则帮。」

「付出生命也愿意？」

「你今天是怎么了？」师尊收回视线，转头看我，「是有人与你说要有大劫了吗？那种话不要尽信，算不准的仙者乱讲，每年总会有几个。」

「那要能让师尊付出性命相救的，会是什么人啊？」

师尊打量着我，大概是我神色认真，他垂下眼帘认真思索了一下。

「大浩劫吧。」

「那我一定是你的大浩劫.....」我伸手去抠板凳上裂开的纹路。

「大浩劫？不不不.....」师尊连连摆手，「你是山，我三万五千年的神仙生涯中，靠自己翻不过去的大山。」

我笑出声来。

「你今天不对劲。」师尊问我，「翠年你今天是不是遭遇什么挫折了？」

「那倒没有，不过听了些故事，令人唏嘘。」我低头理了理衣摆，轻轻说出口，「师尊，谢谢你。」

师尊像是见鬼似的望着我。

再聊下去就要到半夜了，一会儿还要哄师尊入睡，于是我站起来准备离开，

但我忘了师尊坐在板凳的另一端。

三万五千岁高龄的师尊摔在地上，脸色煞白。

第二日下值后，我去了一趟班叔的铺子。

班叔天界出名的，什么都能做，什么都能修。

但收费贵也是出了名的。

班叔的家里如果抛去院子不算，与师尊的住处大小差不多，但是东西实在太多，宽敞的空间被各色物件塞得满满当当。

我进去时，零碎铺了满地，班叔人在地板中间弓着背不知道在捣鼓什么。

我喊了一声：「班叔。」

班叔猝然抬头，花白胡子和头发不打理，快要连在一起。

见我来，班叔展颜：「翠年啊，今天要买什么啊？」

笑容像是宰客的奸商。

「不是买东西……」我从众多物件中艰难地找了条路，走到的班叔身边蹲下，「想找班叔修一样东西。」

「好说。」班叔伸手，「东西拿出来给我看看。」

我拍了一下他的手掌心，「拿不出来。」

「拿不出来怎么修？」

「让你修的不是物件。」我看着他，「是灵魂。」

班叔听我说完，伸手一挥，用魔术关上了门，他坐在地上半晌，苍老的声线从喉咙里挤出来：「给你可以，可这是秘术，用不好会死的，你得想好。」

班叔是最近第二个劝我三思的人。

「想好才来的。」我低头从袖中拿出金银，「我保证，没人知道是你给我的禁术。」

我拿到禁术暗自练习，逐渐熟练，我等着地仙选拔的前天晚上，将禁术下在师尊身上。

可地仙选拔这件事，师尊也没有忘。

那天我和跟着空泊回来，师尊似乎一直在等，见我回来叫住我。

「地仙选拔日子将近，你的课目最近练过吗？」

「时常练习，不曾忘记。」

师尊似乎早有打算，「走吧。」

我和空泊告别，只能跟着师尊走了出去。

师尊又领着我去了天界的那片草原，不过之前都是清晨，我从未在夜间来过这里，也不知道这片青原会在夜间开花，大片大片浓艳如血般的红，像青原上的一把大火。

师尊站在火海中，将长剑交给了我。

我没接，「我自己练就好，师尊实在不需要为我浪费时间。」

师尊的剑并未收回，面色微沉：「你没练？」

我只剩一百年道法，一旦与他交手，事情败露，我又要用什么借口搪塞？

「打架师尊从来没有让过我，小仙很受挫，而且如今没有几个魔怪会像师尊这般厉害。」我转身想回封阳宫，「届时我去找其他参加选拔的来练……」

身后疾风袭来，师尊忽然出手，我迅速转身以法术相抗。

少了三百年法术加持，我人直接飞出好远，最后摔在草地上，花瓣草籽被我砸得飞到半空。

我躺在地上，半天没起来。

满天星辰映进眼中，还有师尊的身影。

师尊寒着脸，眼睛里蓄着怒火。

「你的道法呢？」

我跟师尊说，我在扶森的时候，爱上了一个凡人，后来犯人被老虎吃了，我三百年道法，换凡人再世为人。

师尊被我气得两眼发红，我虽然说了谎，但也是实话。

只不过想救的那个，从师尊换成了凡人。

师尊问我道法给谁了，我两眼一闭，装聋作哑。

接着我被师尊一把拎起来，回到封阳宫。

师尊将我关在了屋子里，似乎是在罚我，一天来送饭的人忽然换了，空泊拎着食盒站在原地的時候，我一时有些没反应过来。

空泊将吃的摆在桌上，看我吃得没心没肺，撑腮叹了口气：「你啊，谁给的胆子哦，一共才活了四百多年，三百年道法，说给就给……」

「那是空泊仙者还没遇到这个人。」我喝茶顺了口气，接着吃，「等空泊仙者遇到了，自然就懂了。」

空泊看着我的眼神，清清楚楚写着：我不想懂。

「师尊让我来的，估计是想让我看看你……」

「看我好不好？」我顿时来了精神。

「……看你有没有悔过之心。」空泊面无表情地将剩下的话说完。

参加选拔是因为我需要为自己找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，天界神仙死亡会有人追查死因，如果是试炼之中意外身亡，那么封阳宫、班叔，还有妙野都能撇得一干二净。

仔细思量，终究都是为了一件事，所以不后悔。

空泊没见过我后悔是什么样子，见我拢着眉心哀叹当初不该的样子，倒也信了，我与空泊共事这么久，空泊对我的事情也表示同情，跟着叹了口气，说我回去告诉师尊。

第二天我被放了出来。

师尊比空泊聪明，大概是觉得我鬼话连篇，于是给我下了个禁制，他去哪里，我跟到哪里。

我嘴贱，听完问了一句：「那以后师尊换衣服洗澡如厕小仙也要形影不离？」

师尊不吃我这套，眼风一扫：「我倒无所谓，你不尴尬就行。」

他不过是害怕我去报名而已，但是因为梦游症又不好圈住我。

距离选拔还有三日时间。

想要做成一件事，办法总比困难多。

小霓还在封阳宫当值。

我让她帮我去选拔处递交了玉牌，地仙选拔不像上神那般严格，只要玉牌能交到神官手上，就算是报名。

以防万一，我还给了小霓一封书信，表示公务繁忙无法前来，于是只好让同僚代为报名。

我不敢让小霓在师尊住处瞎转悠，小霓却聪明得很，在封阳宫的大门口假装当值，站在那里等师尊出现，看见我的时候冲我做了个手势：成了！

我回了手势：你可真棒！

动作大了些，师尊回头看了我一眼，我赶紧收回来。

最后两日我是数着过的，甚至连睡觉都觉得是种浪费，我当神仙不久，知道死期将至，心肝还是会在寂静的长夜里猛然颤抖。

师尊的禁制并未解除，我半夜辗转难寐，从睡榻上起身，在幽暗的室内穿行，伸手挑开帘幔，师尊平躺在床上，眉眼舒展，毫无防备。

我挨着床沿坐下，用眼睛仔细描摹着他的脸。

师尊是那种即便背负伤痛，也能勇敢前行的神仙吧。

我这样想着，用手指挑开他粘在脸颊的碎发。

师尊不期然，睁开了眼睛。

他还不太清醒，神思一寸一寸攀升，目光清明起来。

师尊也不慌不忙，在我脸上打量了一会儿，确认我人是正常的，压着声音问了我一句：「翠年，你干嘛呢？」

勒住喉咙的仓皇感，因为师尊一句话烟消云散，我反而坦荡起来。

我将指尖那绺头发，放到师尊耳后，安静抬眼。

「师尊，你若再不解开我身上的禁制，恐怕就要跟我去一趟茅厕了。」

师尊重新闭上眼睛，挥了挥手。

地仙选拔的前一夜，我在师尊身上下了禁术，只要我一死，胎光魂会回到师尊的身上。

晚上我怕师尊醒得太早，于是又在他身上加了几个昏睡诀。

进试炼场之前我很忐忑，生怕昏睡诀效果不好，师尊醒过来当场抓我。

等到进入试炼场，害怕被抓的心绪落下，怕死的紧张又提起来。

试炼场里的任何一个魔物，现在的我完全不是对手，靠着其他仙者的照顾，我才勉强走到中途。

所有人都以为最厉害的在末尾，没想到却在中途。

魔物像座大山，咆哮时连空气都嗡嗡作响。

众仙自身难保，想当地仙又必须通过试炼，情绪激荡间，有人开始对我不满，甚至觉得我如果不是因为师尊，根本进不了地仙选拔。

我沉默，等到众人说完，站起身。

「既然无法帮忙，那我来做诱饵，你们趁机斩杀。」空气灼热，额间颈项已经挂满了汗水，我随手蹭了一把，走向魔物。

有人拽住了我，劝我冷静。

我拂开对方的手：「我比任何时候都冷静。」

众仙亲眼看着我走出人群，朝着魔物走去。

我没想到自己此刻这般勇敢，仿佛回到了手持师尊的武器，与他对打的那片草原。

也是，我连师尊都不怕，如今还怕个什么呢？

九

起晚了。

师尊从床上爬下来，掀开帘幔，走出去后发现翠年已经走了。

以往都是自己醒得比她早，他出门的时候，翠年还蜷在榻上，睡得迷糊。

他又朝着窗子看了一眼，日头已经高过屋檐，天光大盛，这个时间，翠年应该跟空泊去了封阳宫吧。

这边想着，那边以已经换了一身衣服，情不自禁地去封阳宫找翠年，师尊后知后觉反应过来。

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变得这么自然？

师尊恍然想起昨日迷梦似的夜里，翠年点漆般的眼睛温柔悲情，手指的温度点在他的脸上……

到了封阳宫，在大殿之中，未见翠年身影，只有空泊。

空泊正抱着卷册出门，看见师尊站在殿中，愣了一下，「师尊……」

「翠年呢？」师尊望着空空的大殿，心中忽地生出一种不好的预感。

「翠年说您有事交代她去办，今日不当值……」

师尊扭头走出大殿，乘风而去，心中后悔万分。

昨夜本不应该信她的鬼话。

他落在试炼场，门口神官阻拦，师尊半个字没说，一个定身法困住，大步流星地走进去，一个人灭了试炼场的魔怪，进去寻人。

等看到被困在中途的仙者们，那些人早已是强弩之末，回头看见他，眼中燃起了希望，他们纷纷呼唤着「师尊」，围了过来。

师尊在众多灰头土脸中看了一圈，没看见想找的人。

「翠年呢？」他问仙者。

所有人都是脸色一变，却没人回答。

「你们进来的时候都会报自己隶属的仙阶，不可能不知道翠年仙者。」师尊的声音沉下来，「人呢？？」

终于有人顶不住师尊的压力，在死一般的静默里悄然出声：「她说要去当诱饵吸引那魔怪的注意，让我们伺机动手……八成凶多吉少。」

远处魔怪咆哮震天，那是仙者们第一次看见师尊眼底的杀机，师尊的脸上没有愤怒、没有仇恨，只是平静地转过身，翻手祭出长剑，朝着魔怪走去。

一如之前的翠年，毫不犹豫。

师尊一个纵身，身影在原地消失不见，再出现时，人已经到了魔怪面前。

只一剑，魔怪的头颅连着筋脉，重重砸在地上，砸烂石砾与林木，「轰」的一声。

师尊目光不放过四周每一处角落，终究没有看到的熟悉的影子。

他只好大声呼唤着她的名字。

无人回应。

师尊胸口起伏，指尖发冷，耳畔嗡嗡作响，只觉得头痛欲裂。

——找不到，还是找不到。

众仙从未见过师尊这样起伏的情绪，都知道出了大事，没人敢说休息，四下寻找。

终究被人发现了。

那仙者高声呼喝，引来了众人围上来，人声瞬间平息。

仙尊落在地上，走上前去拨开众人，这才看清。

最先发现翠年的人将她抱着，翠年的眉眼不再鲜活，苍白的脸颊，鲜血触目惊心，垂在地上的手臂早已变形。

那仙者声音也变了：「内损太严重了，肺腑都震碎了。」

师尊看见翠年的那一刻，如堕寒冬，四周的人仿佛都消失了一般，他直勾勾地盯着翠年，中邪般走过去，将人从对方怀里抢过来。

怎么会这样呢？昨天还好好的.....现在都不动了。

师尊轻拍她的脸：「醒醒啊，喂.....」

他声音颤抖，怀中人一动不动，师尊难得害怕起来。

手肘处忽觉一紧，那触感让师尊回身，他低头去看，血淋淋的手，因为实在抬不起来，只能捏捏他的手肘。

师尊猛然抬起头来。

翠年的眼睛微微掀开，睫毛颤动，虚弱却用尽全力地笑起来。

「谢谢你.....为我做的一切。」

师尊亲眼看着她垂下手掌，永远沉默。

明亮温暖的光源从翠年的身体中析出，迎向了他。

师尊花了三年，修好了翠年的身体。

胎光魂重新回到了他的身体，师尊也得到了翠年的记忆。

那些悸动与快乐、紧张与悲伤，一点不落地印在了他的脑子里。

关于消失之人的回忆，对活着的人而言，是一种无形的折磨。

翠年死了，师尊终于治好了梦游。

可是再也睡不着了。

合上眼，翠年的记忆如潮水一般淹没口鼻、眼睛、头顶。

一寸一寸。

师尊被这些过往折磨得生不如死，终究再次来到了芙牙洞府。

可曾经的妙野堕仙早已经化作一堆被藤蔓缠裹的土块。

师尊在洞府待了三天，离开之前，挪了块巨石，封住了洞门，在上天界时，带着翠年的肉身，离开了封阳宫，前往扶森。

师尊从此住在了那里。

翠年假冒山神的那些日子，收过一个蛇妖当神使，再次归来，蛇妖依然忠诚，听闻翠年死去，愿意帮助师尊照顾翠年的肉身。

一日傍晚，蛇妖和师尊坐在洞府的台阶上，望着璀璨夺目的夕阳，蛇妖不禁安慰师尊：「知道师尊心里有结，但是翠年前世就没有灵魂，靠死人与活人之间的联结孕育灵魂，这都是洪荒时代女娲娘娘那一辈的事情了.....」

「你想说什么？」

蛇妖扭扭脑袋：「我就是看您很难过，可是消失就是消失了，若重新塑造灵魂不成，师尊也要想开点，毕竟我们现在就是在碰运气。」

「我知道。」师尊看着夕阳，手肘靠在石阶上，指尖轻点，「但是每一次她都这样对我，我很憋屈。」

蛇妖暗暗吃惊，人前八风不动的师尊，怎么现在感觉像个怨妇似的。

最终蛇妖没有阻拦师尊，毕竟有点事做，对师尊来说，也是好的。

转机出现在一个初一的清晨。

那天蛇妖巡山回来，忽然听见屋子里咣当一声，吓得蛇妖一个激灵，以为出了什么事，下意识抄了家伙想去看看。

转念一想不太对。

真要有人跟师尊比划，师尊不会输。

于是蛇妖妥帖地将家伙放好，光明正大地进了屋子。

满地的水，还有一只扣翻的脸盆，师尊像是活见鬼一样，望着对面的床铺。

蛇妖顺着师尊的视线看去，床榻上的翠年不知怎的，竟然坐了起来，睁开了眼。

一双漆黑明亮的眼睛，宛若刚出生的幼崽，干净清澈，不染纤尘。

蛇妖浑身发毛，第一反应也是活见鬼，后来反应过来，孕育灵魂这事儿，多半是成了。

不过现在的翠年，已经不再是「翠年」，而是一个重新诞生的生命，心智多半也就是个动物幼崽。

蛇妖琢磨着，悄然拧头去看师尊。

师尊泪眼蒙眬。

翠年却朝着他笑起来。

时值初春，洞府外的紫藤也到了花期，一场春雨今早刚过，拨云见日。

唯有紫藤花上沾染的雨水，记得之前的那场迷蒙细雨。

又是一个新的开始。

